

第六十五回

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

诗曰：

堪叹英雄值坎坷，平生意气尽消磨。

魂离故苑归应少，恨满长江泪转多！

且说瓜洲城里，那狱中这些牢头禁子酒醒来，不见了欧阳从善，慌慌的到各处查看，众犯俱在，单单不见岳雷。又看到监门首，但见监门大开。这一吓，真个是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，忙去州里报知。知州闻报是越了狱，即刻升堂，急急点起弓兵民壮，先在城内各处搜寻。那里有一点影迹？空闹了半夜。天色将明，开了城门，赶到江口，一望绝无踪迹。无可奈何，只得回衙，将众禁子各打了四十，一面差人四处追捉，不表。

且说众小弟兄渡过了长江，到京口上岸，把船弃了，雇了牲口，望武林一路进发。不一日，到了北新关外，见一招牌上写着“王老店安寓客商”。众弟兄正在观望，早有人出店来招接道：“众位相公，要歇小店，尽有洁净房子。”众弟兄一齐走进店内。小二早把行李接了，搬到后边三间屋内安放。众人举眼看时，两边两间卧房，安排着三四张床铺。中间却是一个客座。影壁上贴着一幅朱砂红纸对联，上写着：

人生未许全无事，世态何须定认真？

中间一只天然几上，供着一个牌位。诸葛锦定睛看时，却写着“都督大元帅岳公之灵位”。众兄弟吃惊，也不解其意。少停，店主人端正酒饭，同了小二搬进来。诸葛锦便请问主人家：“这岳公牌位为甚设在此间？”主人道：“不瞒诸位相公。相公是外路客人，不避忌讳，这里本地人却不与他得知。小可原是大理寺禁子王德。因岳爷为奸臣陷害，倪狱官也看破世情，回乡去了。小可想在狱中勾当，赚的都是欺心钱，怕没有报应的日子？因此也弃了这行业，帮着我兄弟在此开个歇店。因岳爷归天，小子也在那里相帮，想他是个忠臣，故此设这牌位，早晚烧一炷香，愿他早升天界。”诸葛锦道：“原来是一家人，决不走漏风声的。”指着岳雷道：“这位就是岳元帅

的二公子，特来上坟的。”王德道：“如此，小人失敬了！小可因做过衙门生意，熟识的多，再无人来查察，众位相公尽可安身。但是坟前左右，秦太师着人在彼巡察，恐怕难去上坟，只好待半夜里，悄悄前去方可。”诸葛锦道：“且再作商量。”当日，弟兄七个在店中宿了一夜。

天明起来梳洗，吃了早饭。诸葛锦取出三四两银子来，对着主人家道：“烦你把祭礼替我们端正好了。我们先进城去探消息，晚间回来，好去上坟。”王德道：“祭礼小事，待小的备了就是。何必又要相公们破钞？”岳雷接口道：“岂有此理？劳动已是不当了！”说罢，就一齐出了店门。

进城来，一路东看西看，闯了半日。日已过午，来到一座酒楼，门首经过，牛通道：“诸葛哥，我肚中饿了，买碗酒吃了去。”众人道：“我们也用得着了。”七个人一齐走进店门。小二道：“各位相公，可是用酒的？请上楼去坐。”众人上了楼，拣一个干净座头占了。小二铺排下酒东西，烫上酒来。七个人猜拳行令，直吃到红日西沉。下楼来算还了酒钱，一路望武林门而来。

恰恰打从丞相府前经过。诸葛锦悄悄的对众人说道：“这里是奸贼秦桧门首。不要多言，快快走过去。”众人依言，俱嘿嘿的向前走去。独有那牛通听了此言，暗暗自想道：“我正要杀这个奸贼，与岳伯父报仇。今日在此贼门首经过，反悄悄而行，岂有此理？待我进去，除了此贼，有何不可？”想定了主意，挨进头门。此时天色已晚，衙役人等尽皆散去，无人盘问。远远望见那门公点火出来上灯，牛通连忙往马弄内去躲。看见搁着一乘大轿在那里，牛通就钻进轿中坐着。直至更深夜静，牛通钻出轿来，走至里边。门户俱已关上，无处可入。抬头一看，对面房子不甚高大，凑着墙边一棵大树，遂盘将上去。爬上了屋，望下一看，屋内却有灯光。便轻轻的将瓦来揭开，撬去椽子，溜将下来，只见一个人睡在床上，却被牛通惊醒。正待要喊，牛通上前，照着他兜心一拳。那人疼了，一轱辘滚下床来，被牛通趁势一脚踹住胸膛，一连三四拳，早已呜呼了。回头看那桌上，却有好些爆竹。牛通道：“待我拿些去坟上放也好。”就捞了几十个揣在怀里。将桌上灯剔亮了，四下观看，满房俱是流星花炮烟火之物。原来是秦桧的花炮火药房，叫那人在此做造，施放作乐的。牛通骂一声：“秦桧奸贼！万代忘八！你在家中这般快活！我那岳伯父拼身舍命与金人厮杀，

才保全得这半壁江山，你方得如此快活。墓地里将他害了性命，弄得他家破人亡，连坟都不许上！你若撞在我太岁爷手里，活剥了你的皮，方泄我恨！”一面恨，一手将灯煤一弹，正弹在火药中。登时烈焰冲天，乒乒乓乓，竟自烧将起来。牛通大惊，欲寻出路，却被火烟迷住了眼目。正在走投无路，十分着急，忽然一阵冷风，火中走出一个人来，叫声：“牛公子休要惊慌，我来救你。”牛通道：“你是何人？”那人道：“我乃张保。”一手就将牛通提在空中去了。

那秦桧在睡梦之中听得火烧，惊醒起来。说是花炮房失火，急喊起家丁众人连忙救灭。只烧了他两间小房。只道是做花炮的遗漏了火，以致烧死，那里晓得是牛通放的。

且说岳雷、诸葛锦一班小弟兄，出城回到店中，却不见了牛通。岳雷大惊道：“牛哥不知那里去了，如何是好？”诸葛锦就袖占一卦，早知其事，便道：“卦事无妨。我们且去坟上等他便了。”店主人便将三牲祭礼搬将出来。众弟兄收拾齐备，着两个伙计抬了，一齐出门，望栖霞岭而来。

到得坟前，不见牛通，众人个个慌张。诸葛锦道：“你们不必心焦，即刻时辰已到，包你就来。”众人正在不信，只见空中跌下一人。众人上前观看，果然是牛通。众人齐道：“诸葛兄果然好神算！”岳雷问道：“牛兄，你往何处去了？使我们好着急！在空中跌下来，不知何故？”牛通将私人相府、误烧火药房、张保显灵相救之事细细说了一遍。韩起龙道：“也好，也好！虽未报仇，只算先送个信与他。”众人就将祭礼摆下。岳雷哭奠一番，众人然后一个个拜奠。岳雷跪在旁边回礼，十分悲苦，一阵心酸，不觉晕倒在地。宗良正在焚化纸钱，牛通心中想起：“我方才在奸贼家里，拿得些爆竹在怀里，何不放了？”便向胸前去摸将出来。欧阳从善一手就接过来，点上药线就放。起龙、起凤俱是后生心性，各人取来放起。一时间轰天价响起来。

那秦桧原差冯忠领三百名军兵，在岳爷坟上左右巡察，如有人来私祭者，即便拿去究问。那冯忠在坟上守了许多日子，并不见有人来祭奠，因此把人马扎住在昭庆寺前。这一晚，听见花炮震响，恰正是这脚风色，连忙点起人马，迎着风唿哨而来。诸葛锦道：“有兵来了，快快走罢！”众弟兄俱望后山逃走，性急慌忙，却忘了岳雷还睡在坟上。那冯忠赶到坟上，并

无一人，但见摆着祭礼。再将灯火照着，却见地下睡着一人，上前细认，与画上面貌一般无异。冯忠大喜，便将来用绳捆了，放在马鞍上，好不欢喜。吩咐三军回营，离了岳坟，往昭庆寺而来。

来至湖塘上，岳雷悠悠醒转，开眼看时，满身绳索，已经被人拿住，吃了一惊，不敢则声。那冯忠得意洋洋，坐在马上，来到一棵大树旁边经过，因树枝繁茂，低遮碍路，把头一低，在树底下钻过去。岳雷顿生一计，把双脚钩住在树上，用力一蹬，冯忠、岳雷连人带马一齐跌下湖中。众军士见主人跌下水去，一齐上前捞救。忽然一阵阴风，将灯球火把尽皆吹灭。众军士毛骨悚然，乌天黑地，那里去捞得？却往四下里去寻火。那岳雷跃入湖中，自必死。忽见银瓶小姐头戴星冠，身披鹤氅，叫声：“二弟休慌，我来救你也！”就把岳雷提在空中。再一阵风，将冯忠吹入湖心之中，吃了一肚子清水，等得众军点了火去救时，眼见得不活了。

再说岳雷在空中如云似雾，顷刻之间，已到了乌镇。小姐道：“二弟小心，我去也！”岳雷睁开眼一看，却在平地上，杳无人迹。在黑暗里，一步推一步，来到一家门首，门儿半掩，里面透出灯光。岳雷走上前去，把门一推，原来是老夫妇二人在那里磨豆腐。岳雷叫声：“老丈，望乞方便，搭救则个！”那老者出来，见岳雷浑身透湿，便问：“小客人为何这般光景？”岳雷道：“小子是异乡人。因遇着强盗，劫了行囊，跌入河中逃得性命。有火借烘烘衣服。”那老者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如此青年，也不该独自一个出门。快进来，灶内有的是火，可坐在那边去。”又叫婆子：“你可去取件旧衣服，与他换了，脱下来好烘。”那婆子就取出干衣来，与岳雷换了。岳雷感恩不尽，一面烘衣，一面问道：“老丈尊姓大名？”老者道：“老汉姓张，本是湖州府城里人氏。今年五十六岁，没了儿子，我两口儿就就在这乌镇市上做些豆腐过活。不知小客人从何处来？因何遇了强盗？”岳雷假说道：“小子姓张，汤阴人。因往临安探亲，在船上遇着强盗。”张老道：“汤阴有个岳元帅算得是个大英雄，亏他保全了当今皇帝，可惜被奸臣害了！如今还在拿他的子孙哩！”

两人说说话话，不觉天已大明。张老舀了一碗豆腐浆，递与岳雷道：“小客人，可先吃些挡寒。”岳雷谢了，接过来正吃，只见两个人推门进来，叫声：“张老儿，有豆浆舀两碗来吃！”张老举眼看时，却是本镇巡检司内的

两个弓兵：一个赵大，一个钱二。张老连忙舀两碗豆腐浆递去，掇条凳子，说：“请二位坐下。”二人一面吃，却看见岳雷，便问张老道：“这个后生，是那里来的？”张老暗想：“衙门中人，与他缠什么帐？”就随口答道：“是我的外甥。”赵、钱二人吃了豆腐浆，丢了两个钱，走出门来。

赵大对钱二道：“从未见老张有什么亲眷来往。我看这个人正与岳雷图形无异，我们何不转去盘问他个细底？倘若是岳雷，将他解上去，岂不得了这场富贵？”钱二道：“有理。”两个转进店中，问道：“你这外甥，却是何处人？姓甚名谁？为甚往常从不提起？”张老道：“他叫做张小三，因他住得远了，所以不能常来看我。”赵大大喝道：“放你的驴子屁！你姓张，那有外甥也姓张！明明是岳雷，还要赖到那里去？”岳雷道：“既被你们识破，任凭你拿我去请功何妨。”赵钱二人大喜，上前拿住，就叫拢地方左右邻舍俱到。赵大、钱二道：“这个朝廷要犯，在此拿住，你们俱要护送。若有疏失，你们都有干系！”众人道：“自然自然，我们相帮解去。”赵大道：“这张老儿窝藏钦犯，假说外甥，也要带到衙门去的。”张老道：“他说是被盗落水，到此借烘烘衣服，实是不知情的。”钱二道：“不相干，你自到当官去讲。”不由分说，拖了他就走。张老着了急，便叫道：“二位不要罗唆。我家中银子没有分文，只养得一窝小猪在后头，拿来奉送二位。不要我到官，感恩不尽！”赵大、钱二还要装腔作势。地方邻舍俱来替他讨情，二人方才应允，叫张老把小猪赶到他们家里去。遂同地方等将岳雷解到巡检司来。

巡检是个苏州人，姓吕名柏青，最是贪赃刁恶之人，听说捉住了钦犯，连忙坐堂。赵大、钱二同着地方等一齐跪下，禀说是：“岳雷在那里买豆腐浆吃，被小的们盘倒，故此协同地保邻里一齐擒获。”巡检道：“既是岳雷，自认不讳，不必审问，且将他锁在后堂。连夜打起一辆囚车来，明日备文起解。你二人再来领赏。”又吩咐衙役去传谕各镇百姓：“说我老爷拿了岳雷，十分功劳，朝廷必然加官封爵。你们众百姓须要家家送礼物庆贺。”衙役领命，忙忙的去做囚车，将岳雷囚了。又分头去传谕百姓，俱纷纷的来送礼不绝。

再说众弟兄那晚上坟，听得人喊马嘶，连忙往后山逃走。到僻静处，不见岳二公子，众人大惊道：“方才二兄弟哭倒在墓旁，必然被人马拿去了。如何是好？”诸葛锦道：“列位不必着忙，我早已算定。我等且到乌镇

去，决然会着。”众弟兄将信将疑，但都已佩服诸葛锦神算，只得一齐回转店中，取了行李，辞别了王德，连夜望乌镇而来。

到得镇上，已是申牌时分。众人腹中饥饿，走进一个饭店来吃饭。但见市镇上来来往往，也有拿着盒子的，也有捧着酒果的，甚是热闹。诸葛锦便问店小二道：“今日这镇上有甚事情，这等热闹？”小二答道：“只因本镇巡检吕老爷拿住了一个钦犯，叫做岳雷，要镇上人家送礼庆贺，故此热闹。”诸葛锦道：“原来如此。那巡检是我们的乡亲，也该去贺贺才是。”便摸出五六锭银子，替店家回了一个封筒，封好了，算还了饭钱，跟着众人来到巡检衙门。

那巡检正坐在堂上，看着两个书吏收礼登簿。诸葛锦等六人跟了百姓，竟到堂上，见了巡检，深深作揖，送上贺礼。韩起龙道：“我们六人俱是外路商人，在此经过。听得老爷捉了岳雷，解上京师，老爷定然荣升，故此凑得些贺礼，特来叩贺叩贺。但是商人们听路人传闻，说是那个岳雷脑后有一只眼睛，不知果然否？”那巡检一眼见那礼物沉重，好生欢喜，便道：“难得你们好意。一个人那里脑后有眼的？岂不是妖怪？就因在后堂，列位何不进去看看？倒是个好人品！”六个人七张八嘴道：“既是老爷叫我们看，也让我们见识见识，极好的了。”

巡检就叫衙役：“领他六位进去，看看就出来。不许众人进去罗唆。”那六个弟兄那里等他说完，遂一齐拥到后堂，叫声：“岳雷在那里？”岳雷看见众弟兄俱来，便高声道：“在这里！”便把双足一蹬，囚车已散，将手拷扭断。众弟兄各去抢根排棍竹片，乱打出堂来，只见：

双拳起处云雷吼，飞脚来时风雨惊。

那吕巡检见不是头，慌忙要躲时，早被欧阳从善提起案上签筒，望他头上一下，可怜吕巡检贺礼不曾收用分文，早已脑浆迸裂，死于地下。众书办衙役，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，四散飞跑。

众弟兄打出巡检衙门来。那些市镇上人，那个肯出头惹祸？况又正恨着吕巡检贪污，不愿替他出力。趁着天已黑将下来，家家把门关上，由他七个人毫无阻挡，安然冲出市镇逃走。走了二十余里，天已昏黑。举眼一望，七个人齐叫一声：“苦！”原来前面白茫茫，一带汪洋！来到这个所在，不是天尽头，却是地绝处。真是：

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



茫茫大海无边岸，渺渺天涯无尽头。
不知众弟兄怎生脱离此难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